

墨

子

閒

話

墨子閒詁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

大取第四十四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卽大取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卽其義篇中凡言減者皆指減獲而言畢竝以葬親爲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竝謬也此篇文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

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

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不如其利小人也無此字

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減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

云葬減也卽減字正文謂葬親顧云減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減卽

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非字疑衍此

對言之以滅為其親也而利之疑衍利之謂資給之

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樂謂音

當有非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

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

說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為所體

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權非為

是也非非為非也俞云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案

誤無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

行文權正也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

也從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

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為

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

不能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南淮

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

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

此斷指與斷腕畢云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利於天

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當作非無擇也

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

利天下爲文當作非殺人以存天下是殺已以

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

疑當作非爲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

之也按二字正之句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

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
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
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

性此文多講說為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

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不可正

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

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

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

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

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

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句親厚厚厚其親薄薄薄其

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義厚親不稱行而願行

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為天下厚禹為禹也

為天下厚愛禹此句厚乃為禹之人愛也人愛到厚

禹之加於天下據下文之當有為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為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

厚德及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若惡盜

之爲加於天下言惡盜爲其害及天下非而惡盜不

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

中言己亦猶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

也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賊之愛己

此惑於用名聖人惡疾病重其身不惡危難畢云

以亂名者也聖人惡疾病重其身不惡危難畢云

人則不正體不動疑當作困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害也畢云言欲存其身以利人聖人不爲其室臧之

故在於臧此義難通畢云聖人不得爲子之事似言

事親愛無窮而聖人之法死亡親亡忘通謂親死而

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句體渴興利喪此卽節

疾從事之意畢云說文云渴盡也渴負舉也今經典

非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為己此下疑當接下語

經畢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案語

經者言語之常經也語經也當為者畢云非白馬焉

此總目下文畢說非語經也同者非畢云案列

龍子有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畢云案列

公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

積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

說求之無母即孤駒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執駒焉

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論乎案莊子天下篇云執駒焉

之上疑覘有字與下無舞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為無

說文相對畢說非其指舞說非也之誤而句讀則非

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犬之無犬經下云狗犬也而

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

類作敵二形相近而誣非也無說三物必具然後

足以生類行也者句三物即指故理類而言之謂辭

之所由減之愛己此節疑當接上文非為愛己之人

也言減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文云愛人不外己

無厚薄舉己非賢也

舉當作警

義利不義害

句

志功爲辯

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

正下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

有有於秦馬

疑當作有

友於

有有於馬

疑當作有

也智來者之馬也

未詳愛眾

眾世與愛寡世相若

兩世字畢並以意改作也王校

字衍當作愛眾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

人與小園之園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眾也上

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承上句而

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眾世與愛寡世

相若眾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尙世後世以古今言

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謹未

允兼愛之有相若

又有通愛尙世與愛後世與上同

若今之世人也

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鬼

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王引之云鬼非人也當作人之

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天下之

其謬案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是天下之

利驩

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興利爲己句

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

說文人部云倪譽論也一日閒見爾雅釋

言云閒倪也案倪有閒訓此疑亦當與閒義同方言

云閒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閒也倪閒蓋謂駁

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日疑當作日或疑當

爲儒者之言儒俗作僞與倪相似而誤亦通乃客

之言也天下無人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即兼受之義

人如己矣子墨下舊無猶在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

子字今據吳鈔本補無猶在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之三字舉云

今據刪此即前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非殺賊也引

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非殺賊也引

之云非殺賊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專殺盜非殺盜也

句例之當云專殺賊非殺賊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爲其人

凡學愛人非爲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爲其人

也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爲不當

與不至鍾之至不異鍾當爲千里二字之至當作之

爲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

爲重字校者又益金爲鍾遂不可通續漢書五行志

重諡以董字爲千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

畢云說文云是玉也疑並當作意意楹非意木也意

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

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意獲也說文犬

獵所乃意禽也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

乃字不誤此與上文反正相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卽

對言獵者之求獲欲得禽也畢云爲一富人言譽

意求之也功利人也爲其人也本云非爲一富人言

謂求而得之利人也畢云舊二字有爲也以富人言

富非爲其人也畢云舊二字有爲也以富人言爲以

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爲賞譽

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當作無

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偏及人智親之一利同知未

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

至於明知己之有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

利於親而不為之吳鈔本無下

一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盡愛是世云

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之有盜也

盜也不盡是世之有盜也可證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

作智是世之有盜也盡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愛是世即兼愛之義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也推之當有惡字智具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畢

二當為一詒讓案當作不盡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

惡是人此規惡字衍二字耳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

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弱疑當為明形近而誤言盜雖

盡惡其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欲疑效名實不必

名疑當作實不必苟是石也白句敗是石也敗當盡

與白同言白石之是石也唯大唯雖通吳不與大同

言大小之異仍是有便謂焉也便疑當以形貌命者

必智是之某也貌吳鈔本焉智某也乃也猶不可以形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唯亦與智某可也諸以居

運命者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苟人於其中者皆是

也人當作人入是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

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

也智與意異舊本說異字今據吳鈔本補重同上云

二名一實具同具當為俱經說上云連同國語楚語

重同也也同類之同以經說上云有同名之同丘同詳經下篇

謂同區鮒同鮒附通史記魏世家屈鮒說苑臣術

是之同畢云一本然之同同根之同前四字疑當在

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有非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

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一曰乃是而然吳鈔本二曰乃

是而不然三日遷

昔是而今不然

四曰強

貌是而情不然

子深其深

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

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爲劓說文刀部劓

滅也劓有滅損之義

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

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

節尊搏劓聲類並同

察聲端名因請復

此文掇誤不可校以意推釋兩

字二復字皆得之誤

請讀爲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

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

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止於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

盡是至也言察盜之止於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

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籍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

如是今本止此室爲

山比至而以至字到著因下

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

察次復到作次察遂正夫辭

無從疑正矣端名亦難

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

或義同請亦讀爲情下同此

以籍獄爲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爲

法受惡柱注云爲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

賤而不肖受屈必欲自明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明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不必以其請得焉

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

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

聖人之附瀆也

附道瀆本吳鈔本並仁作捐畢云瀆字未詳

而無利愛

而吳鈔本作人

利愛生於慮

謂以仁待人而無私愛利之心凡愛利皆

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為仁也經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

昔者之慮也非今日

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也生於慮獲之利

謂因損其利而愛之

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

也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

舊本無下慮獲之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

也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言所愛雖異其為愛人則同臧

獲統於人

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

疑當作弗能

一人而利天下雖在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所愛不能不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牆當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當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當先己篇當其大寶高注

並日蓋愛也昔之知蓋非今日之知蓋猶上文云昔

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是此下疑當

接後文藉臧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正當

死而天下害句是也此書匹夫字多謬作正夫

作匹俞校同案竊校是也此書賤所同蘇云正讀如

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讀如

征二子事親此上疑當接上文義厚或遇孰或遇凶

孰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其親也相若言不以孰凶而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疑當作非彼外執無能厚吾

利者能執疑執之謂謂外物不加厚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

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藉臧字舊本誤藏今

據吳鈔本正持養義詳非命下篇言假合臧死而害

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為天下去害非

愛臧加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吳鈔本

厚也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

也下文日指之與首飾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

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

一故異並與此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首之人謂以首向人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并之借字說文手

部云并扶也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

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敗疑亦當爲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故

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

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方之一面非

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以上當

方也周方體不同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有夫

事也此疑當按上語經節下云故以理長以類行也者

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

當爲妄今人非道無所行義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

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不通其困也可立而待也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

浸淫之辭文選桐蕭賦李注云浸淫其類在鼓栗在

吳鈔本有於字此有諷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

三語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以證明之如韓非諸說

所云者而今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畢云

已不可考矣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或

追正迷惑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或

畢以意說之皆不甚端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或

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其類在

譽石則譽在也案畢說未端疑當作譽石說文石部

云譽毒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譽石可以毒鼠郭璞

注云今譽石殺鼠食之而肥此言譽石害鼠而利

於豎以況或壽或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此疑釋

死而天下害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

一節之義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

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二當為上字之誤說文古

世與尚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尚其類在蛇文此文有

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其類在蛇文此文有

艾當作玄玄卽蛇字之省莊子秋水篇變愛之相若
憐蛇蛇憐蛇亦取相愛爲義案洪說未塙愛之相若

擇而殺其一人也案此似釋上文殺一人以存天下

非殺一人以利天下其類在阮下之鼠阮舊本譌院

一節之義畢說失之其類在阮下之鼠今據道藏本

吳鈔本正義爾雅釋詁云阮虛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

也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

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大仁行厚相若

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其類在申

有譌凡興利除害也上文云興利爲其類在漏雍鈔

本作厚壅疑漏之譌王云雍與獲同片九二獲徹

漏釋文獲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吸獲水

經晉水篇作縣獲漢紀孝成紀中徒狄踏獲之河漢

書鄒陽傳獲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獲之害在於

漏去其漏則得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
汲水之利也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
義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學疑譽之誤上
也此或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因
釋其義愛人此釋上文爲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
求利而愛人一節之義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
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

文以誠爲其親其類在官苟爲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也一節之義兼愛一人與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其類在死也畢云一本作地案顧校季本亦作地此文有譌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

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處名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見之

如玉石之決嫌疑句焉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然摹規也淮南

子本經訓高注云畧約要也俞正變云摹畧卽今言之模量古言之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

爲朕因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

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抒意通指明其所謂漢書劉向傳一抒愚

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以說出故以類取以

類予畢云故取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或也者不盡也易乾文言云或假者今不然也畢云

是尚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

未行效者爲之法也則是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

去辭則是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畢云

也論古文喻字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也字

也論古文喻字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疑衍王云也非

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

城門篇案王說是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

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

以喻之譬稱以明之俸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入

齊等也謂辭義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

也說文手部云援引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

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

者在彼取彼就此以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

得其同所謂予之也不讀率遂同廣雅釋詁云率

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爲率遂聲近義同

述也率遂述古並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遂
即述也明鬼下篇率徑月令作徑術鄭注謂卽周禮
匠人之遂徑辭之侔也案顧校季木亦作侔之有所

至而正疑當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

以然不必同其所以然也同舊本說上三字王引之云同

以然不必同其所以然也同舊本說上三字王引之云同

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

脫去上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

三字耳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

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上當有所字下

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

據增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

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侔也援行而異轉而危俞云

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遠
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遠
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
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殊類異故則不
春秋必己篇高牲云方術也

可偏觀也

偏與偏通下同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

一周而一不周

周舊本並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

害下文此一

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或一是而一不

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非也

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

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

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

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

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

以刪正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單云張湛注列子

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

非命形也詒議案張本公孫龍子文

馬部云驪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
馬深黑色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
愛滅愛人也畢云方言云滅獲奴婢賤利也荆淮海
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謂之滅女而婦奴謂
之獲亡如謂之滅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滅爲

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或曰賊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之親舊本作視畢云當為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禱

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

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

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

船木也人畢云當為乘船蘇非人木也盜人人也

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

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世相與

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字愛盜非愛人也

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

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

於用名以亂名者也盜無難三字

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

無也故焉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

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

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

按是也所謂內膠外閉謂內膠固而外閉塞與心毋

空乎孔流通一孔不達張注云舊說聖人心有七孔

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

爲然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煞字形相近遂展轉且夫

致說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且夫

讀書非好書也疑當作夫且讀書好書非讀且鬪雞非雞

也畢云言人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人井也止且

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

也據上文當亦有世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當疑

重天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

同類舊本挽類字畢云據上當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

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即而非兩字之說王說同案罪

疑當作眾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眾其無也故非之似非衍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說耳無也故

焉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馬也當倒尤非所謂

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然者也舊本說不字王云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

也以下言是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

書非好書也以下亦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且夫讀

亦當云此乃是而然者也今據補愛人待周愛人而

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爲不愛

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徧也失字

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

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
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爲不乘馬此一

周而一不周者也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挽爲字下又衍而後

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交待周不

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交待周不

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

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

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

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棘

寶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問人之

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問人之

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鬼

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說人字

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

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當從則為之馬盼畢
 蘇訓為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
 為當之馬之日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狗之
 目眇謂之眇狗狗之日大不日大狗此之牛之毛黃
 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為狗
 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
 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
 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馬或
 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
 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

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為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子
 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

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太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

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

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

當爲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子將誰毆畢

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並引作牛

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說耕柱子曰將

文云毆古文驅从支藝文類聚引作驅

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

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

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答

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

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云言任毆

也子墨子曰脫据太平御覽增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答耕柱子以驥足

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蘇云亦責備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謂作問蘇云巫馬

賢者之意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讓

子爲儒者也疑即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讓

案史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

其年齒當長墨子五六歲未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

畢云藝文類聚

襍器物部引之與聾瞽也畢云藝文類昔者夏后開

作聰明耳目畢云昔者藝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也

讓案治字不當有崔駰傳注蓋誤蘇云開即治也

漢人避諱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藝文類聚後漢

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為夏之蜚廉論讓案初學記麟

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採云舊作折

据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金也漢

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占曰擿謂動發之

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鐵石

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振之遠矣彼言折

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折上擿山巖空青
珊珣墮之從石折聲若與折亦聲近而義同後漢書
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麟介部太平
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作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
引此並作折金文選注採金者後人不曉折字之
義而妄改之非善原也又云山水中雖皆有金
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
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於山不兼川言之皆無川字
則川字乃後人以意而陶鑄之於昆吾吳鈔本無之

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
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
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巖帝城內周回五十步
高二丈即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鑄不
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
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與上言鑄鼎此言鑄鼎不合矣後漢書注
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上言鑄鼎此言鑄鼎不合矣後漢書注
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則羅長源所見本已
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也詭案呂氏春秋君守
有陶字蓋唐陶宋閒人改之也詭案呂氏春秋君守
篇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顛項之後吳回之孫陸
終之陽縣即昆吾之虛伯制作陶治通典州郡篇云濮
州濮陽縣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啟使蜚廉
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即古昆吾國也夏啟使蜚廉
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古昆吾國也夏啟使蜚廉
鼎吾吳字通濮陽古亦名帝上呂氏春秋應言篇云
市丘之鼎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是使翁難雉乙卜
書作帝丘之鼎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是使翁難雉乙卜
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爲
類聚引之作使翁難乙灼日若之龜玉海引之作使翁難
雉乙卜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爲
爾雅釋魚云龜之龜當从日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日若
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禹作白苦

之免畢據莖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為目

若引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

並引若道藏本乙灼苦吳鈔本今木同未敢輒改詒讓

案白若使翁雉乙灼苦吳鈔本今木同未敢輒改詒讓

引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於昆吾

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於昆吾

氏之墟白若甘攪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

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譌說文口

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枝長翁當作蒜說文口

部隘籀文作蒜經典或段爲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

蒜作朕虞是也蒜與翁形近節漸備穴篇哭泣不秩聲

嗑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爲漸備穴篇哭泣不秩聲

漸今本亦譌難又經說上篇漸指漸臚漸並作金爲

皆形近譌易都與斯音義同詳經下篇漸臚漸並作金爲

雉即謂殺雉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

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火蓋以雉羊之

血鬻龜也乙當作己與以同言敢使伯益殺雉以

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引雉字尚未壽今本又說雉字

博物志云昔夏啟筮徒九鼎破果徒之似即此事而

傳聞曰畢本曰上增九鼎破果徒之似即此事而

小異曰云曰者翁難乙既下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

言兆之由曰即其證白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

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

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曰則
是敢使益命龜之辭故辭終曰上饗明將鑄鼎以共
祭高也下又言兆之縣乃是占詞王以下六句並習
占詞鼎成三足而方聞鼎三足之本作四足此後人習
恐非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王海引
此皆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
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
量一秘七斗又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
方如矩也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
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
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隲
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
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
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三足其
制者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占字舊本蓋作三足故
譌爲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譌三可證銅劍
讚亦譌不炊而自烹畢云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
作三足不炊而自烹畢云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
案說文火部云炊爨也銅劍讚及鼎錄並云不炊而
自沸論衡儒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
語蓋出於此俗不舉而自滅案銅劍讚作不昇而自讓

三國

銅劍讚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

夏后氏失之

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此卽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

金鏡九鼎象九洲皆嘗論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

于周此以禹爲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

啟蓋傳聞之異

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

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

九敗解諫臣外而詔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

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案王枝是也蘇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說同今據正

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

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與吳鈔治本

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

二人蓋並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

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爲義孰

子卽此縣子碩也蘇疑卽檀弓縣子頃未塙

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築能

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同王引之云擲舉出也與欣

牆無涉欣當讀爲睇說文曰睇望也呂氏春秋不屈

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

下或操表撥以善睇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負畚而赴

大築乎城上也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

城下也能欣者欣與睇同卽彼所云操表撥以善

睇望也睇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

古音在諄部諄部之字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

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

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

人表作御時是其證也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

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

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

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功皆

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

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一人奉水將

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於此

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

畢云搯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

功皆未

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舊意

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搯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

墨子二字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耕柱子於楚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荆字耕荆豈相近則荆

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尙過二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荆字疑衍文二

三子過之食之三升三升蓋謂每食之數稌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

尊賢篇田需謂宗衛曰三升之稌不足於士闕若據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

說宋鉞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能

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

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

可智也畢云智一本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

吳鈔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
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
以一鎰爲一金鎰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說不
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金說不
同未使孰是畢注云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白
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白
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饑遺不爲後生不敢死
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畢有十金
後生卽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殊爲無謂後生畢有十金
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
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
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日子人不見
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
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
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
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而子爲之
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校竝未塙而子爲之
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舉云謂其一
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

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

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

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

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

文子或在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

徒曰狗豨猶有鬪豨道藏本吳鈔本作豨下同說文

南處謂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

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舍今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是譽槁骨也譬

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

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

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

字一本有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厲王使

王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之

又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之

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真訓高

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之璧淮南子覽真訓高

未是知隋侯之珠淮南子覽真訓高注云隋侯傷斷以

藥傅之珠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

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家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

三棘六異史記楚世家云居隱云翻亦作器吞三翻

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宋

外謂之錢翼錢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高即翻

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高以象三德蘇林

者名曰高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畢引云蘇文類

御覽引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

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

良寶也又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
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崑崙少豪大豪
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
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
侯篇與此文不詳佚文可以富國家眾人治刑政安社稷
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
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
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
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
而集解
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
定五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
子高也莊子人間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
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
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
怠也畢云論語作近
者說遠者來論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
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

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子墨子聞之曰葉公

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

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而舊者新

是哉畢云一本無是字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

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以所智告之畢云舊以

一本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

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遠國語

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

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

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即魯陽

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

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時世相值詒

讓案楚語韋注說與賈同文君即左哀十九年傳之

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爲司馬淮南子寬冥譚

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

今南陽魯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畢

場是也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陶求子日年五歲間
有鳩申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
本並有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謂竹馬也案此直
字今據補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謂竹馬也案此直
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
不必竹馬畢說就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
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
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
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
以舉行者勿常畢云舊脫不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
蕩口也賈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
篇云霄盡蕩也卽子墨子使管黔泚
消磨敵盡之義卽子墨子使管黔泚
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激字从水敖
聲此借爲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弟子與彼名
同游高石子於衛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
子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畢云舊作鄉一本如此
否

荀子臣道篇揚注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

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現衛

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

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無吳鈔子

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闕叔云

闕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辭三公東處於商

蓋畢云商蓋即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

故奄謂作益又謂作益韓子說林篇周公旦已勝殷

將攻商奄今本奄作益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

吳公孫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竝作益餘亦其類

也顧蘇說同案王說足也左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

吾東上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又定四年傳云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說文邑部

奄作邾云周公所誅邾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

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又引鄭康

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即奄奄單言之曰奄

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滅奄即居其

地亦卽魯也蔡邕琴操云有諸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謂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齋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陷人食陷陷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略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見公輸篇蘇云倍背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

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

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

未智人之先有蘇云此節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爲返之段字廣

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常有日字蓋門人有倍墨子

言如是我豈有罪哉吾反後雖反尙在其後吾

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謂戰敗失

不得與殿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謂戰而後歸

者同賞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非儒篇所云君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子循而不作也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其當爲甚字之誤下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爲

言次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述術誅遂疑皆

聲誤下同俞云誅當爲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

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術與誅並述之段字其

字並從亦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今也善者不作蘇

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作蘇

今也當爲今世案也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

師之之譌蘇校未論

明云疑當爲述
月合以遂爲術
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

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

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

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

初故以今言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

意案蘇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

說也是也

傳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曰錄云

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

也

我與子異之一本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

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

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

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

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

病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

云舊不疾二字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云蘇

倒一本如此說以下文語意攷之當言有殺彼以利

二句當有脫說以彼利也我二字疑衍俞云此當作故

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我二子疑衍俞云此當作故

無殺我以利彼我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吾將以

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謂說其義一人欲殺

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

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

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

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

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子墨子

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不言疑當作必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

此羊牛狗彘物秦字俗鳥太平御覽引作芻豢此維人

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農人之誤但割即祖割

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語讓案維形近而誤儀禮公

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雍人雍雖之隸變即糞

之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

無食之二字云舊脫不可二字當據太平御覽增見人

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據太平御覽增見人

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據改案生字則還然竊之

還疑震之借字說文曰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爲余食

目部云震驚視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

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二說並非舍予

與我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

案日月疑耳目之誤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

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曠

蕪而不可勝辟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

評靈數千畢云說文云評召也顧云靈合也蘇云靈

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一貫始非也此評靈當為呼

虛凡經典詩召字多段呼為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

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並云呼文選蜀都賦李

博之段字瘳本訓墀引申為墀隙呼虛謂閒隙虛曠

之地此與上文並即公輸篇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

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辭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

書形近而誤不可勝案據非攻篇當用字詒讓見宋鄭

詳天志下篇不可勝案據非攻篇當用字詒讓見宋鄭

之閒邑王制閒田義同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

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

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

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悼公之喪

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魯孫名強

敬之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孟不能相信而祝於

鼓社鼓舊本為禁下同王云禁社乃鼓社之誤鼓與

東方朔傳鼓珍怪師古曰鼓古鼓字案王曰苟使我

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鼓社詳明鬼下篇

和王引之云是猶弁其目舉云說文而祝於鼓社也

荀猶尚也云是猶弁其目云弁蓋也而祝於鼓社也

俞云也當作曰其下句即祝詞也上苟使我皆視豈

文而祝於鼓社曰苟使我和是其器苟使我皆視豈

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吳鈔本作釐下仍作曰吾

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

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畢云度謂被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為與度

當為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講作度史

記麻書名察廢駿今本廢字亦今子聞其鄉有勇士

講作度興與廢好與惡皆對文

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三十一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墨子閒詁卷十二

瑞安孫詒讓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

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

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
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
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
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忠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
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
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
似非衍文御覽所引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
或有刪節王校未瑣

也貴義疑當作義貴於身

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淮南子秦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此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此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

御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墀傳云卽就也言過故人畢

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

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

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

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王校亦今天

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

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

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

訓爲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

獻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蘇文類聚引作

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問脫文蘇云獻惠

王御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論讓案此文

挽佚甚多余知古者宮雋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

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真人雖不得天下而樂

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

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

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

穆賀以老斲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

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上乃使文君迨墨子以

書附五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

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著山墨子文亦多刪節譌舛

今未敢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木作

獻書惠王傳寫說書存獻校獻惠王以老辭惠王以

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獻惠王以老辭惠王以

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十九年始癸丑終庚寅

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論護

案渚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

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十年魯悼公之二

十九也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

子墨子曰予之言則成善矣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

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

古或以成爲誠不煩改字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

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畢云藝文類聚子墨子

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畢云藝文類聚草之本吳鈔本

下同蘇云草之天子食之以順其疾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

本上當脫一字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畢云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

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畢云粢當爲盞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

前从皿亦見周禮也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

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

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謂穆賀也戰國策史

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爲主

君索隱云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唁魯

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

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

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並稱主君則戰國

時主君之稱蓋通於上下小司馬昔者湯將往見伊

尹合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
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

尚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

若君欲見之吳鈔本若

臣親爲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本若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若

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吳鈔本若汝今有藥此蘇云藥下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

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

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

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論讓案此七字

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脫佚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

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

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

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

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

之舊本挽下不足二字王據上是蕩口也蘇云耕柁

文上遷字作復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僻字之嘿則思

下二遷字作舉三者代御舊本作御畢云

俗寫從口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御畢云

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

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俞云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

者代御三者御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論篇

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

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為聖人也因三者御義與彼同

寫誤倒畢遂曲為之說謬矣案俞說足也今據正必

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

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手足口

其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鼻耳疑視一目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

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

者推移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猶排子

之謂也

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犬一彘之宰宰即膳宰

燕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稅一犬一負

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負不能

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

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

也瞻者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

而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

可以爲證也黔者黑也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

也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譬取焉不能知

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譬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

意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

同故我曰譬不知白黑者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

吳本並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

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

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

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也其禮泉府鄭注云布泉商

人用一布布

下布字當作市言

不敢繼苟而讐焉

苟

義不可通疑當作護詢即誤訛之或體也說文言部

云誦遠羣小兮誤詢王注云誤詢恥辱垢陋之言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誤詢恥辱垢陋之言也

亡節顏注云隻誦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

輟人誣狗鳥獸不可誣誦遇之誣誦遇之則亦誣誦

此以市布爲引中之人之蒙此辱無決擇亦謂之誣誦

字正交售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

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

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

之成

吳鈔本而助之修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

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

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

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

是廢先王之傳也

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

聖王

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傳也

子墨子南遊

使衛

北堂書抄本作游畢云關中載書甚多猶畢云關中

關扁

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扁薛綜注云扁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

扁橫

木校輪關蓋古乘車箱輪以木爲關中可皮物謂之扁亦謂之關故墨子於關中載書矣

唐子見而怪之

廣韻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

曰吾

夫子教公尙過

曰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作公上過高注云公上族有公上氏廣韻

案王符

喬夫論志氏姓篇高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王尙上字通過疑亦衛人揣

曲直而已

說文手部部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畢本無書字云本多

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前有書字今不據刪

夕見漆十士

畢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論讓案唐岱嶽觀碑五經文字

石本七字

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

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畢云

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此况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

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

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

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鄉師鄭注同歸之物既已知

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畢云言苟得

用以書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蓋衛

為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大夫論讓案史記孔

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

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

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飾車數百乘

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

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俞云吾當爲若字之誤也必千

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單云

下當脫人處二字下云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

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

於後今作百人則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

與上下文不合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

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法引作子墨子弟所仕者至而

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挽弟子二字畢云後作

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審論讓案

荀子注引亦作曰待女以千盆女吳鈔本作汝盆畢

當疑審字近是曰待女以千盆水改益云舊作盆誤

古無益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

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晉達國語注云二十

四兩王云古益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盆五百

盆皆謂樂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上之生五穀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盈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爲量引

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

五百盆則盆非益之謂也富國篇又云授我五百盆

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授我五百盆

盆非下同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

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

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

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

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

無故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畢云之舊作也奉承先

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與鈔又從而非毀之

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

本也作之畢云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買信徙畢

當爲倍徙下同案畢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

校是也徙徙字通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

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士之計利財畢云則舊作一本如此不若

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曰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

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日者以墨所以

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畢云文選劉孝標辯論論注引選作過論讓案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

爲承事物紀原引亦作過於北方引殺作屠賦而先生之色黑據舊本生誤王今

季本不可以北淮南子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正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

卽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

畢云北事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

類賦作往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曰者傳集解及事類

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淄水

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疏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

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

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

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介部一有之

者後人以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南西北爲

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

言中與焉二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

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

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通甲

開山圖云五行神說文成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

五方爲五行神說文成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

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

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

是禁天下之行者也

舉云舊脫天字之

是園心而虛

天下也

蘇云園心未詳園或當作違吳玉

子之言不可用也

蘇云革更有吾

是猶舍稷而擽粟也

國語魯語收攬

而蒸韋注云擽

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攆拾穗也以其言非吾
擗擗字同畢云擗拾也一本作擗非言者畢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
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子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

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

與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儀即高正與墨翟

同時論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

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繁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

文篇有公孟子高兄顛孫子莫及曾子此君子共己

以待共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

已也案此共己當讀爲拱己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
非儒篇云高拱下視是也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
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篇云君子若鍾擊之
則鳴弗擊不鳴即此舉云說文云扣子墨子曰是言
牽馬也彼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

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

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

可通身當為耳諫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荆州從事苑

鐘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為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

號合之數今木耳誤為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

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

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扣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

今知其一再今本耳誤為身身下又衍也字又未知

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

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

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

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

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儒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君子之必以諫

將作若機辭將發也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然而大

人之利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若

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

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

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材僞疑

當爲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

常云欲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案畢

校近是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

箋云籍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材出必見辱所

財字通籍稅闕材猶云籍欲貨財矣

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

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且子曰君

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

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

邪謂上當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畢云已上申明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

而不出有餘精玉疑當爲巫精舊誤精王校下文諸

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

用藉藉高注云精祀神之米

爭求之行而自衒

內則奔則為妾，外則奔或為衒。列女傳辨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

售畢云說文云衒

人莫之取也。一本作之。詰讓案作

行之是也。意林作人

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徧舊本作徧。以意改徧

莫之娶。今據正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徧。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

以徧為古徧。字詳非攻下篇。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

善者寡。

畢云言好德不如好色。

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

生於此，善筮

舊本筮講星

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

出者，行為人筮者

據上下一字舊說王

與處而不出者

其精孰多

子人開世篇鼓筮播精當為精字之誤也。莊

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誤也。郭璞

注南山經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糧也。言

兩入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

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是其

證案王校是也。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

今據正下同。

子曰仁義鈞吳鈔本作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

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

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

丈夫也論語先進篇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

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

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故亦

與服搢忽在治忽亦用此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

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

鄭康成注尚書作在治忽云笏者笏也忽笏字並

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敢白則書

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注行篇六章甫納履紳而搢笏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

扞身蔽日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詰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木有用盾者盾疑亦習

之誤但未習非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

之衣牂羊之裘牂羊道藏本吳鈔章以帶劍中下詳兼愛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說文組纓屬

也其小者可以爲冠纓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爲冠弁

服也玄冠丹組纓常制不足爲華侈與鮮冠樂論篇云

例不相應疑此組纓當爲纒之段字荀子樂論篇云

世之徵其服用篇鮮纒衣博袍畢云太平御覽引作

公羊傳反袂用篇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

韻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景純彌絳袞口絳

洪範子孫其達馬注曰達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

注曰淺帶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逢掖之衣

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冠楊倌注曰逢掖

也列子黃帝篇逢衣逢衣徒也縫逢逢字異而

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禮論篇又云袞衣

衣博袍高注曰褻褻也褻亦大也禮經修袂之衣

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三尺二寸而屬幅其袂

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

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博袍即謂絳衣之

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聽治所

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

朝服絳紗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

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斷髮文身南面而霸

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

無宿請舍忽畢云舊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

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

畢法以不為句非案蘇說是一本作必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

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句然後仁之孟子告子篇若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謂堯

同於彼個孟子兼重行而公子墨子墨子曰昔者商王

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明鬼下篇作費箕子微

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

仁不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

即管叔詳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

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

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

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

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

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

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

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

云

齒年也命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罪說非也齒者
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
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
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
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
公孟子曰貧富
壽夭齟然在天非此義畢云齟同錯
不可損益又曰
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
畢云葆言而去亦冠也此字之義卽云舊作亦知是
包裏其髮而去亦冠也此字之義卽云舊作亦知是
王引之云古其字亦有作亦者玉篇亦古文其是
譌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亦之譌非亦之譌也後凡
亦譌作亦者放此案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
王說是也今並據正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
無祥不祥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
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
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
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不祥乃墨子之
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顧蘇說同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

禍福

畢云而能

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

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

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

子亦疑當作亦子亦古其字其子卽箕子周亦傲也

畢云以下亦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

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

死畢云後子三年喪服義詳節葬下二篇伯父叔父兄弟

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下篇姑姊舅甥皆有數月

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周禮大司樂鄭注弦

詩三百禮記樂記注云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舞

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首侯

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此書義同 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

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

舊本挽國字 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王云下國

王據下文補 國治則從事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

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

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

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子墨子曰

從事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國之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

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

今據道藏本 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畢云猶云然後可

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

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室也飯室則思飲俞云晏子

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噎之

字古作餉漢書賈山傳禮餉在前海古曰餉古噎字

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

桀紂幽厲齋為聲樂畢云說文云藹華盛不顧其民

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虛當為虛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

是以國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為

虛厲身在刑僂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

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

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

粒米狼戾鹽鐵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間世

篇國為虛厲身為刑僂釋文李云皆從此道也公孟

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為禮論讓

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說文網部云瓘瓘也

客禮即五是猶無魚而為魚瓘也爾雅釋器云魚瓘謂

之瓘詩碩人孔疏引李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為

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

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

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墨子曰子以三年

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倮者不恭也舊本倮作

藏本改吳鈔本又作倮畢云果當為倮說文云袒也

玉篇云倮赤體也倮當為倮說文云倮也謂袒衣與

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譏晏子

猶營倮而高倮者不倫與此同俞云畢謂倮當為

不倮倮之倮與倮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為喻內則不涉

故曰是猶果謂倮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知有賢於人賢謂偶有一事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

之知有以賢於人有以吳鈔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吾下脫子字

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

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

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

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

知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

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

亦顧校季本作其

即愚之至

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

問於儒者

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

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

也

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入音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

以室以爲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

其道小人行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

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廢儒者之說

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

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

俞云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

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

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

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

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

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則子告我爲室之故

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

華云舊脫爲字据上文增

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

蘇云程子卽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

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据下文增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

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

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並詳節耳無聞目無見此葬下篇

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案

兼愛中篇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

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

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到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

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

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

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

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別文義不順墨子書則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

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

聞也畢云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迷之義不可通

疑迷當爲還之誤謂反後坐畢讀反爲何後又爲何

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

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

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進復曰王云復如孟子有復

復作後則義不可通於王者曰之復謂程

子進而復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今據吳鈔本

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

正下同畢云聞當爲聞案畢校是也若先生之言

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若先生之言

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能無毀譽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孰辭習孰之

議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答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爲執亦

通 敵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爲

過作吾越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

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國之省說文口部云

周守也 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

稱議之惜畢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述孔子稱

云蛾同螳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

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爲方古交其字也言我所稱

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

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

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

或因之也古者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畢云言孔子

云與或同義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

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

一本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良吳鈔本作

移後

梁後魯問篇

亦云強梁然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

義似不同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

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翹案徇疾也索隱云

徇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獻齊一本作慧齊獻慧皆

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瘡齊蓋古字假借徇為瘡瘡

深也義亦並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

說文人部云徇疾也徇即徇之譌莊子欲使隨而學

知北游篇云思慮徇達又借徇為之

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林

引作暮年畢云同期年論讓案此而責仕於子墨子

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

子墨子畢云舊脫二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吳

本無夫字語魯有昆弟五人者父死畢云亦舊作

意林引作人俱作其論讓案意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下同一本

林正作其下並同亦與我葬畢云與舊作當為子沽酒勤於善言而葬已

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吳鈔本四弟曰吾末子子酒矣

末道藏本吳鈔本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莊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

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自游

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

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未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

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畢云

入字舊脫故不欲哉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

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好美

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善者

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畢云此下舊接爲善者

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

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畢云必當爲不己上十六字舊脫

以視人必強爲之畢云必當爲不己上十六字舊脫

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案依蘇說則當讀何

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爲之乃勉其爲義非責其不

爲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作強自力矣則馬總所讀似

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

為詰責之辭與上文不祿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

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

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知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又舊本神為二字到轉能為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

王校乙止吳鈔本不到能為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

舊在今翟會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

又無知能為禍人哉六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

六字又畢本挽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

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交曰先生以鬼神

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證

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

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為善者富之

二字恐非衍文未敢臆定姑仍舊本今吾事先生久矣而

與禍同為暴者禍之字舊本挽為今吾事先生久矣而

王引之云意者疑

詞廣雅曰意疑也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

福吾言何遠不善而鬼神何遠不明連言何遠者古

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有刑乎

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固徒之有刑乎徒謂皆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蘇說同

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徒又誤刊耳蓋卽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

云爲隱匿亡人之法是也對曰未之得聞也罪云之得二字子墨

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子能什譽之

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

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

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

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問下吳鈔先生以鬼

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舊本本說爲字王校補爲不善者

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

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

明何上疑挽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

鬼神二字

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遠無從入

王云舊本

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

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

盜何遠無從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

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

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

力所能至吳鈔本作夫智者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

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

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顧云曰當爲曰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爲口

然此告子曰與墨子言告子曰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

一大家案曰字不誤此交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

甚惡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述

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

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挽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廢

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雖未據

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

不書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

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洪頤
焯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爲是請棄之子

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有人於

此翟甚不仁仲尼燕居云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

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

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告子

毀畢云二字猶愈亡也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

勝爲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伯書云有子勝斐然之

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

引或說本於彼閣若據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子墨

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塙謚疑不足據

子口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長畢云跛音

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
去或反本或作跛說文云企舉踵也跛足多指二字
異隱以爲廣通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

我下疑當有能字故

下墨子難之曰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

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

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

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語讓案姑亡亦見備梯篇

子之

身亂之矣

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